

情殇

余涛◎著

情殇

余涛

◎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殇 / 余涛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507-0128-1

I. ①情…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9240号

情殇

QING SHANG

责任编辑 谢 芳

责任技编 梁立新

装帧设计  海天龙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1001(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83461000

印 刷 深圳市美嘉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125

字 数 400千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一)

小说的第一位老师是生活！

好的小说反映着全部的社会生活！

当俊新先生将厚厚一本长达40万字的小说文稿《情殇》放到我案头的时候，我知道我将要借助语言之桥，进入到作者虚构而真实的世界，去面对一个我似曾相识的关于人生的故事。

故事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开始，跨越了极“左”年代与改革开放前后长达30多年的时空，呈现着特定时代背景下一群普通人命运沉浮的人生悲喜剧。小说采用典型的全知视角，故事讲述者以先知的自信，了然着过去与未来，将芸芸众生貌似原子化的生命运动，扭结为一张互相牵扯的网，引领读者出入于不同人物的行为与内心，感受着特定时空中不同人物的呼吸与心跳。作者俨然是技艺高超的画师，在写实与写意之间进退挥洒，“把它们放在手中掂量着，揣摸着他们相互之间的衔接关系，有时后退到远处瞧瞧，有时用手指和笔尖细细摩挲，衡量再三，东移西凑，在时光流逝中创造出新的世界。”（帕慕克）

(二)

好的小说在于创建一个全新的世界，应当具有某些社会史的特征，呈现特定时代的世相百态、心灵脉动乃至思想变迁。

《情殇》以主人公骆冷的人生轨迹为主线，通过他与陈慧颖、阿婵、大梅、石英、小刘、孙芳等几位女性之间的情感关系为网，故事遂在粤东

潮西、滇南晨光农场、缅甸、贵州、四川等地的空间关联中拓宽了叙事的张力：我们既可以把它看做一部记录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从极“左”年代的人性异化人人相残到市场经济环境下人的主体性重新得到尊重的社会进化史，又可以把它看做是小说主人公骆冷冤辱不惊不轻言失败的个人奋斗史；既可以把它看做一部记录时代风云，描摹粤东、滇南社会变迁的政治历史小说，又可以把它作为描写粤东、滇南等地的风情小说。

《情殇》的特别之处在于以近乎实录的笔法，塑造了极“左”年代底层社会弱肉强食的真实生态：财添等人的巧取豪夺、恃强凌弱，贾振兴的贪婪虚伪，谭副书记的剪灭异己……但在历史的大河中，一切恶的行径，最终注定成为人类良心与道义的反面注脚，下场可悲。

(三)

人性，是心理的凝聚。

借助作者真实的人生经验，小说将粤东、滇南两个互不相干的地域勾连在一起，于时空的转换中完成了表现出些许风俗画卷神韵的形象再现。其中既有吸引阅读的故事情节和笔墨细腻的富于地域风情的日常生活叙事，又有较开阔的历史视野和较深刻的人性思考。

富于地域色彩的生活场景和人情世态，就其本质来说，折射出的是一种由地理围限、时代特质及文化传承等因素所形成的特定人群的人性形态。貌似漫不经心的风情刻画与人性描述嵌入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再现之中，地域风情的刻画于是有了浮雕一般的突出效果，精细而又耐人寻味，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轴具有浓郁诗意的地域风情画卷来欣赏。

黄树森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于广州

(注：黄树森，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山大学客座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目录

001

第一章

020

第二章

035

第三章

048

第四章

062

第五章

071

第六章

083

第七章

095

第八章

108

第九章

120

第十章

132

第十一章

142

第十二章

151

第十三章

160

第十四章

171

第十五章

情殇

目录

182	第十六章
193	第十七章
203	第十八章
213	第十九章
221	第二十章
229	第二十一章
240	第二十二章
251	第二十三章
262	第二十四章
273	第二十五章
284	第二十六章
294	第二十七章
303	第二十八章
312	第二十九章
320	第三十章

第一章

1965年。

更无人静，天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像个无底黑洞。已是深秋了，每下一场雨就一天冷似一天，预示着寒冬即将来临。

在粤东一个古老农村小巷拐角处，一对男女青年正冒着雨在叽里咕噜地讲话，声音极小，还不时东张西望，神色惶遽，像两只惊弓之鸟。那女的挺着个大肚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说；男的双眉紧蹙眼喷怒火，神情严峻地倾听。正谈间，突然黑暗处闯出四条大汉，为首那个冲上来揪着女青年的头发拖着就走，边走边骂；后面三个摆开阵势，从三个方向对着男青年包抄过去。男青年见势头不妙，胡乱招架几下后择机突围，拼命奔跑。

男青年甩掉追抓他的大汉，绕道来到好朋友的家。他敲开门，冲了进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朋友说：“他们正在抓我，我得连夜逃走，不然就会蹲监！”

朋友问明事情原委和他的去向，无比愤懑，安慰他几句后说：“你现在只能待在这里，一步也不能离开，行李我去帮你拿。”然后转身出去，从外面将门反锁起来。

男青年的母亲正在煤油灯下补衣服。他的朋友推门进去，将嘴巴贴近他母亲的耳朵说着。话未说完，他母亲的脸色已变得像张白纸，几乎吓瘫了！好大一会，她才回过神来，长长叹了口气，“去吧，早就该走了。走得远远的，再别回来了。”说后艰难起身，去为儿子收拾行李。

她拿了个菜篮子去拣番薯，准备煮熟后给儿子带在路上吃，想省点饭钱。她边拣番薯边念叨：“当年我和他爹去暹罗（泰国）带的是甜粿，哪兴带番薯？那东西好吃好带又耐饿，十天半月也不会坏，过番（去南洋）客都这样。”她顿了一下，咂了咂嘴后又说：“云南远着呢，不比过番近，按理也该带甜粿，可是……唉！”

甜粿是潮汕地区一种特有食品，用糯米粉和红糖搅和在一起，然后用大蒸笼蒸

制而成。青年的朋友坐在一边听，心里说：“这是什么年头，肚子都填不饱，想也白想。”

番薯在锅里煮着，青年的母亲叫他朋友烧火，自己去收拾衣服。她把儿子要带走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反复检查，看纽扣掉了没有，破的地方是否补牢实了，发现不实在的地方，就拿针线补上几下，再用手扯一扯，觉得没问题了，才叠起来装进提包里。他母亲还在他的内衣和内裤里层各缝了两个小袋子，从枕头下拿出一沓皱巴巴的钱，分成四份，其中三份分别装在三个袋子里；又拿出几张写满字的纸，装在另一个袋子里，然后用线将四个袋口缝起来。最后，她将剩下的钱装进外衣口袋，对儿子的朋友说：“你告诉他，新城有海轮到广州，坐船比坐汽车省三块钱。内衣左口袋的钱是到新城后买船票用的，内裤口袋左边那个是到广州后买火车票的钱，右边口袋是到昆明后买汽车票的钱，路上的零花钱装在外衣里面的口袋，用起来方便。内衣右口袋的东西，等他安顿下来后再慢慢看就清楚了。”她反复叮咛，生怕儿子朋友记不住。

番薯煮熟了，他母亲呆呆站着想了一会，转身打开木箱子，从箱底下拿出条潮州水布，用来包番薯，“这条水布有灵性，让他带在路上用，能保平安。”

青年的朋友安慰他母亲几句，提着东西刚要出门，青年的母亲又拉住他，“你告诉他千万别走大路，听说两县交界处有检查站，防着点。西溪通潮东县城，一直顺着溪边走准没错。”

“阿姨，你的意思我懂了，叫他别走大路走小路。”青年的朋友说完后迈出门。

他刚到院子大门口，发现门外有人，忙将东西塞到门后边，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他一看，原来是几个正在巡逻的民兵，便故意问：“咦，你们几个在这干啥？”

民兵队长神气活现，说：“这个你甭管。我先问你，刚才你在他家叽咕老半天说些什么？”

“问她儿子到哪里去了，想约他明天到大山挑木炭卖。”

“这样说来，她儿子究竟到哪里去了，你肯定知道啦？”

“当然知道。他母亲说，到他大伯家借米去了，老等他不回来，我也只好先走了。”

民兵队长听后暗自高兴，推了另外几个一把，一块喜滋滋地走了。

青年的朋友转身到门后提了东西，急急回家。他到家后，把东西一一向青年作了交代，特别叮嘱他：“你妈说大路设卡，得绕道顺着溪边走。”

青年听后伤感地说：“有什么办法呢？平展展的正路不能走，只好去钻草丛走邪道了！”

他朋友又打来一盆清水，将几朵鲜红的石榴花和“抹草”丢了进去，“这是你母亲的吩咐。洗脸盆里泡着的是红花和仙草，用它洗脸，可以纳吉祥，除邪煞，心想事成，远避祸害。”

青年苦笑一声，“但愿佛祖保佑，也只能祈求佛祖保佑了！”他顺从地蹲下洗脸。

做完事情之后，青年的朋友转身到外面探风。此时，小巷里有几个民兵正拿着电筒照来照去，像幽灵在游荡。他躲在一个角落里窥视一会，等电筒光远去了，这才掉转头回家。

青年的朋友在前引路，他跟在后头。他们绕过民兵的岗哨，顺利走出村子。就要分手了，两个小伙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作无声辞别。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的电筒光又朝他们移过来，青年的朋友急忙催他上路，自己则向着相反的方向狂奔。随即引来一阵狗吠声，电筒光立刻转向，拼命去追青年的朋友……

青年姓骆名冷，十九岁，属狗，是只“狗崽子”。他的朋友叫骆水谦，两人同庚，从小一块长大。骆冷与水谦分手后，沿着村后的西溪堤顺流摸黑往下走。河堤崎岖不平，有不少地段还长满齐腰茅草，根本就没路。他无奈地摇摇头，心里说：“地上本没有路……”顺手抓了根棍子前导，像瞎子一样，高一脚低一脚行进。有好几次，河堤上的茅草把他绊倒，但他没出声，爬起来后又继续走。秋雨绵绵，凉风习习，他突然想起荆轲刺秦王时的绝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心里生发悲凉，不禁驻足回首，向家的方向望去。然而夜晚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到。他长叹一声，掉转头继续摸黑前行。

冷家住温泉县潮西公社溪边村，距相邻的潮东县城二十多里路。由于天黑看不到路，冷整整走了一夜，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到潮东县城的潮江码头。西溪汇入潮江，那是条大河，有江轮通往新城港。冷到那里时正好赶上头班船，坐两个多小时的船就到新城港了。

冷到新城港后一打听，下午正好有轮船开往广州。开往广州的轮船不设一、二等舱，只有三、四等舱。冷根本不去看三等舱的价目，扯掉内衣左口袋的线，掏钱买了张四等舱船票。冷本来想坐直达广州的夜班车，睡一觉天亮就到，省事。但家里穷，有什么办法呢？他叹了一口气，装好船票，找个僻静地方坐下，用竹笠遮挡住脸，低着头啃母亲为他准备的番薯。

冷正低头啃着番薯的时候，昨晚抓他的几条汉子叼着烟，聊着天，向他走来。冷顿时浑身冒冷汗，想跑已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采取鸵鸟逃生办法，把破竹笠压得更低，将头埋在双膝间。还算好，那几个人可能以为是个要饭的，没理他，擦身

而过。

开船时间快到了，冷环顾四周见无可疑之人后，丢掉破竹笠，匆匆上船。四等舱在大轮船的最底部，没有自然光线，靠几个昏黄的电灯泡照明。才进去时光线反差大，什么也看不到，冷由于慌张，下舷梯时摔了一跤。当他爬起来睁开眼睛看时，才发现原来四等舱是一长排垫着草席的大通铺，空荡荡的，除了每个位子头顶上有件救生衣外，再没什么东西了。他环顾一下船舱，找了个距离发动机较远的靠边位子，躺下闭目养神。乘客越来越多了，长长的大通铺挤得满满的，一个挨一个地躺着，不分男女，在灯光照射下，像一竹席在烈日下暴晒的咸鱼干。底舱没有风，特别闷，马达的噪音又大，加上人的叫喊声，比马蜂窝还热闹。

突然甲板上响起昨晚抓女青年时那个汉子的声音：“下底舱去找，不信找不到那小子！”说话声跟着脚步声一道从舷梯下来。冷慌忙起身跑进厕所，拴上门，耳朵紧贴门板屏气静听。

几个民兵在底舱里闯来闯去，东张西望。折腾了一会，那汉子失望地对随行民兵说：“鬼影子也见不到，没准那小子去坐汽车了。”他看了一眼手表，惊叫起来，“时间不早了，快去车站，别让那小子坐夜班车走了！”几个人像一群抢吃猎物的饿狼似的，争先恐后地冲上舷梯。

轮船鸣笛起锚了，冷长长地嘘了口气，这才走出厕所，回到自己位子上。

轮船底舱的风洞开始有风吹进来了，船舱里的闷热慢慢被驱散，人感到舒服多了。在港口行驶时船身平稳，但轮船一出大海，整只船就像摇篮一样颠簸起来了，并且越来越厉害。人睡在通铺上，一下子头朝上，一下子又头落地，不停地来回摇晃。没开出多远，乘客全晕船呕吐了，一个比一个吐得厉害，肚子里吃的东西吐完了，连苦胆水也不放过。吐过之后，一个个没精打采地躺在通铺上，像一群搁浅躺在沙滩上等死的鲸鱼，有气无力，苟延残喘。

睡在冷旁边的是位姑娘，她的隔壁又是个男人，正好把她夹在中间。冷见她缩成一团，一副拘谨的样子，觉得不是滋味，主动向她提出换位子，把自己靠边的地方让给她睡。姑娘听后非常感激，向他投去亲切的目光，反复表示感谢，心里说：“长相好，心也好。”

冷的样子确实逗人喜欢，特别是女孩子。他大脑袋，尖下巴，天庭饱满。尤其其他那双略微深凹的眼睛和两条笔直的眉毛，搭配得恰到好处，似乎隐藏着无穷的智慧和突出的颧骨和高耸的鼻尖，加上那张唇线分明的嘴巴，又显出几分文雅。她有意靠近他，还经常侧着身子注视他，使冷局促不安。那姑娘很可爱，十七八岁，体态丰满，皮肤白嫩，脸盘不大，鼻尖挺拔，眼睛水灵灵的，眉毛像两只对虾，显出秀气和聪慧。冷见她老看着自己，也心动了，情不自禁地斜睨她几眼。互相看多了，变成

眉来眼去，彼此反倒不好意思起来。冷便知趣地闭上眼睛，但那姑娘的形象却拂而不去。“我究竟怎么啦，一个落难之徒，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有资格欣赏人家女孩子吗？”他在心里自责，还想起昨晚那个挺着大肚子的可怜女子，耳边又响起她被抓走时发出的凄厉叫喊声，遂有意识地回避眼前的姑娘。但人就是怪，越不让想的事，却偏去想。甚至当他紧闭双眼，平心静气的时候，仿佛还闻到从她那边飘过来的少女身上特有的诱人芳香。他越发觉得不对劲，担心走火入魔，狠下心，起身走到甲板上。

太阳还未沉入海里，天空灰蒙蒙的，使它失去了光亮，见不到晚霞的瑰丽。大海无边，波涛汹涌，水天相连，视线内是个大圆圈，仿佛乘坐的大轮船被一个巨型铁锅罩着，永远也无法突破出去似的。远处有艘运鱼船，孤零零的，可能要赶在天黑前回到渔港，正迎风搏浪，拼命行驶……冷望着眼前的景物，不禁冒出一种无法摆脱命运羁绊的孤独感。冷呆呆地望了一会大海，当他无意中扭转头时，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那姑娘已站在自己身旁。如同浑浊的水塘注入一股清泉，姑娘的出现使他苦涩的心田泛起了甜美的涟漪。

“船舱太闷，在甲板上舒服多了，是吗？”她见冷看到自己了，主动向他搭讪。她讲普通话，带有四川口音。

“哦，你也上来啦！可不是嘛，躺在舱里像坐牢一样，闷死人了，不晕船的人也会吐的。”冷用带有潮州腔的普通话回答，之后又睁大眼睛看着她，“欸，好像你是外地人，哪里来的？”这一带全讲潮州话，冷猜想讲普通话的一定是外地人。

“我住新城市，四川人。你呢？”

“我是本地人，离这里不远。你干吗会住在新城呢？父母在这里工作？”

姑娘脸上顿时现出为难之色，愣了一会，才不无伤感地说：“没那么好的命，我是独自一人在新城打工的，给人当保姆，父母在老家。”

“你一个小女孩，怎么会跑那么远来这里打工？你父母会放心吗？”

可能触动了要害，姑娘更伤心了，豆大的泪水滚落下来。

冷一见，慌了，忙说：“我不该乱问，你不要哭，不该说的话就别说。”

她掏出手绢揩了下眼泪，对冷微微一笑，说：“其实也没什么，我帮带孩子的那人家是我父亲原来公司的伙计，是熟人，我才会来那么远，我父亲也才放心。”

姑娘虽然把伤心的泪水揩去了，然而，冷却从她刚才的话里，听出了她没说出口的伤心事，便安慰她：“家庭出身又不能选择，没必要伤心，想开些。”

姑娘听后睁大眼睛，用惊诧的目光瞪着冷，“你怎么知道我家庭出身不好？”

“是你刚才告诉我的呀！难道我说错了吗？”冷目光里充满着善意和同情。

她眨巴着眼睛，依然不解地问：“我刚才没告诉你呀？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这还用得着猜吗？你已明白告诉我，你是去给你父亲原先公司的伙计当保姆的。这就是说你父亲原来是个资本家，只有资本家才有公司和伙计呀！因为你是去帮原来在你家打工的人打工的，所以你才会那么伤心。我说对了吗？”

姑娘呆呆地看着冷，过了一会才点了点头，叹了口气说：“算你猜对了。没想你蛮有脑子的，看来今后我同你说话得小心才是。”

“这倒没必要，我又不会害你。不过在外面还是不要随便暴露自己的家庭出身为好，免得被人看不起，招惹不必要的麻烦。”近年阶级斗争风声很紧，冷这样劝她当然是出自好意。

“谢谢你的提醒，今后我会注意的。欸，你对家庭出身挺有体会的，难道你也是……”

“这你就没必要乱猜了，有体会不等于家庭出身就不好。”冷显出心虚却也镇定，回答后转过脸去，望着汹涌澎湃的大海，不再说话了。

姑娘站了一会，独自下船舱去了。

“天黑了，站在甲板上不安全，都回自己床上去吧。”船员的吆喝声使冷惊醒过来，他才发现天确实黑了，也不知道那姑娘什么时候回船舱去了。这时的大海已变得墨黑，轮船撞击着波涛发出声声咆哮，在黑夜中激起朵朵白色浪花。冷看着翻滚的浪花，听着咆哮的涛声，不禁冒出一种恐惧感。他急忙离开船舷，下底舱去了。

当冷回到底舱的时候，那姑娘已躺在床上看书。冷没打扰她，轻手轻脚地上床躺下。

她见冷回来了，放下书，向他打招呼：“回来啦。甲板上的风那么大，我受不了，见你好像无所谓的样子，没敢叫你。你身体真好，一点也不怕冷。”

“刚才我在想事情，连你什么时候离开也不知道，真对不起！”

“你说到哪里去了，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好像我刚才的话使你不开心，你才会站在那里发愣，半天不说话。”

“没有的事，是我自己思想突然开小差，与你没半点关系。欸，你在看什么书？”

“《暴风骤雨》，周立波写的，讲东北农村阶级斗争。”

“你喜欢看小说吗？读了多少年书？”

“初中毕业。看小说只是消磨时间，谈不上喜欢。我觉得有些小说里写的，现实生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要歪曲事实呢？”

姑娘的话令冷惊诧，他情不自禁地向她投去热烈的目光，亲切、友善，还带有赏识。他顿觉彼此的距离又拉近了，便用兄长的口气对她说：“你刚才提出的疑问不

是你我之辈讨论的话题，找不到答案的，还是不去探讨为好。”这段时间报纸上正在批判《海瑞罢官》，冷感觉到怪怪的，所以劝她。但他说后，又觉得自己不该这样说，忙解释：“报纸上不经常说吗，文艺作品为政治服务，就必然带有政治需要，这是不足为奇的。有些事情说不清楚，认真不得，还是糊涂点好。有时候，人的一辈子的是非曲直也是说不清楚的，你说是吗？”

“你的话蛮有道理的，谢谢你！”她说后，向冷莞尔一笑，接着问，“欸，我们谈了老半天，还不知道你姓什么？”

“我姓骆，骆驼的骆。”

“骆同志。不，骆大哥，以后我就叫你骆大哥。”稍停，她接着说，“其实骆也是马，古书上称黑鬃的白马为骆。”

“是的，这种马的颜色有黑有白，究竟该叫黑马还是白马，不好说。看来你读书还不少嘛，也很喜欢文学。我不知该怎么称呼你。”

“我姓陈，耳东陈，名慧颖。慧是智慧的慧，颖是聪颖的颖。也许我父亲怕我太笨，所以取了个这样的名字矫正，别见笑。”

“名如其人，你确实是个聪明的女孩子。要是你能有机会再继续读书就好了。”

“不瞒你说，我这次就是想回去继续读书的，但不知是否能考得上。”

“像你这么聪明，肯定能考得上。”

“光聪明有什么用呢？要是没个好家庭，好父亲，再聪明也是没用的。”

可能姑娘的话点中了冷的伤痛，他瞟了她一眼，缄默了。但他俩毕竟萍水相逢，他想了想，有意把话岔开，“不谈读书了，谈工作吧。我看你这样漂亮、文静，要是你自己不说，谁也不会想到你是个当保姆的。”

“本来我就不该当保姆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还债，帮我父亲还债呀！”

“你父亲欠人家钱啦？究竟多少？靠你当保姆赚那点钱，能还得清吗？”

“看来你真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说的所谓还债，不是欠钱的债，是我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剥削过人，我现在去被别人剥削，并且是被当年我父亲剥削过的人剥削，去赎罪。”

冷情不自禁地“哦”了一声，恍然大悟。他善意地瞅了她一眼，还想再说什么。这时睡在他旁边的那个男人故意大声咳嗽，发出抗议。冷没办法，只好就此打住。但刚才陈慧颖的话却令他无法平静，她“还债”的比喻在他心里翻滚着，使他久久不能入睡。

半夜里，冷正迷迷糊糊想睡，被旁边那男子狠狠地推了一把，吓了一大跳。

“你是大象呀，要睡多宽的位子？不让别人睡啦！”他大声向冷发火。

冷这才发现太靠近他了，忙抱歉说：“哦，真对不起！”边说边向姑娘那边挪过去，但依然保持一定距离。冷担心他还要发火，忙陪着笑脸解释：“不好意思，人家是女孩子。”

“别假正经了，亲热成两口子一样，还说什么不好意思的话，骗谁？！”

听得出那男子憋了一肚子气。他三十多岁，猴脸黄牙，小眼睛上边长两撇倒挂眉，那样子会使人联想到舞台上那些整个鼻梁涂成白色、长着两撮老鼠须的小丑。他下午才一上船，就盯上慧颖了，一直跟在她的后面，寸步不离。慧颖找了好几个地方，他也跟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慧颖选中了冷旁边的位子，他就紧挨着她身边躺下。他以为自己来了桃花运了，高兴得乐呵呵的，像苍蝇见着肉包子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紧挨着她睡。没想到后来冷同慧颖换了位子，把他的美梦给毁了！这还不说，整个下午，冷和慧颖还有说有笑，蛮亲热的，他更是妒火中烧。他刚才的发火，分明就是无事生非，故意挑起事端。

慧颖被吵醒了，气愤地瞪了那男子一眼，对冷说：“骆大哥你往我这边靠。”

冷不好意思地再往慧颖身边靠过去，边挪边说：“他那边还宽着呢，故意找岔子。睡觉吧，别理他。”

那男子冷笑一声，转过身去，自言自语：“不识好歹！想给你创造条件，抱着小美人睡觉，还不领情！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冷一听，气了，正要发火，慧颖忙伸过手去，扯了他一下，把他制止了。两人不再说话，面对面侧着身子躺着。他俩都睁着眼睛，互相对着看，用眼神交谈。过了一会，慧颖实在忍不住了，小声问：“你刚才睡着没有？”

“一直睡不着，刚迷迷糊糊，就被他给吵醒了。”冷也压低声音，他没忘记刚才的教训。

“你刚才老睡不着，是不是在想什么，能告诉我吗？”

“当然可以，但现在不行。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

慧颖的视线翻过冷的身体，瞅了他旁边的那个男子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太不自由了，连说话的自由也没有。”随后闭上眼睛。

冷见她闭上眼睛了，也翻了个身，仰着睡。但他还是睡不着，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花板。

夜深了，轮船上的马达声震耳欲聋，冷心烦意乱，不断翻身，不停叹气。

身边的慧颖显然睡得也不深，她见冷未睡，翻来覆去，又悄悄问他：“还想着刚才不愉快的事吗？干吗老睡不着？休息不好更会晕船的，快睡吧！”

“说不清楚，总是心烦、睡不着。”冷尽量压低声音，担心旁边那男子又要提出

抗议。

“坐船白天容易过，晚上难熬。要是能快点天亮就好了，可以到甲板上聊天。”

“其实机器声那么大，我们小声聊天也不碍事的。但有人不让说，有什么办法呢？”

“我觉得做人不能光顾自己，要与人为善，特别不能有嫉妒心。”

不出所料，睡在冷旁边的那个人又故意咳嗽了，向他俩发出抗议。冷没办法，只好向慧颖眨眼睛，示意不再讲话。慧颖会意地向冷微笑，翻过身去。冷也跟着翻身仰卧，闭上眼睛，强迫睡觉。但欲罢不能，慧颖最后的那句话，又引发他感慨不已。

可能海上风浪越来越大，船身摇晃得越来越厉害，晕船的人也越来越多，像走马灯一样，一个个心急火燎地跑到厕所里去吐。见别人吐，冷也感到胸口难受，胃在翻腾，无法再静静地想事情了。他也跑到厕所里猛吐，觉得舒服点了，又再回到床上躺下。他侧身看陈慧颖，见她睡得好好的，似乎对船里的“暴动”毫无反响，只皱着眉头。他又想起她早些时候说的“还债”，心里不禁充满惆怅。“‘还债’，这同佛寺里的还愿有什么区别？父债子还，这债究竟要还多少年呢？！”冷在心里自问，又联想到眼下自己的处境，不禁对未来一片茫然。

天还不全亮，人们就陆续起来洗脸漱口了，陈慧颖也起床了。她似乎精神不错，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后问冷：“你好像醒好久了，昨晚睡得好吗？”

“起来吐了一次。你好像整夜没起床，不错嘛。”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整夜没睡？其实我也没睡好，一直似睡非睡，很难受，强忍着。”

冷点头，然后说：“难怪我看你总是皱着眉头，还以为你在做噩梦呢！原来你也晕船。”

“是啊，你只看到我皱眉头，却不知道我为什么皱眉头，各人受的苦只有自己心里清楚。人啊人，什么时候才能被世人理解呢？”

周围的人很多，冷觉得不是说话的地方，便对她说：“人不太挤了，咱们过去洗脸吧，洗好了脸到甲板上去看大海。”

冷和陈慧颖洗漱完毕，一道来到甲板上，靠在船舷边。这是他们航行的第二天，对轮船的颠簸已稍微适应，精神也比头天好多了。这时，太阳刚从海里冒出来，如同出浴的少女，带着甜蜜的微笑，把无数金箔银片撒向浩瀚的海面，反射出万道耀眼光芒。他俩心情都特别好，凭栏远眺，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冷一时竟忘记了自己的忧愁，仿佛走进了美丽的童话世界。是的，眼下的风景太美了，而身边的姑娘更美。如果他俩是对恋人，或者是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妻，那该多好啊！慧颖似有同感，

本能地将身体移过去，靠紧他，露出幸福的笑靥，目光洋溢着美好的憧憬。如同通了电源的灯泡，冷的心亮了，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突然想起了《十天十夜》的电影，仿佛自己和慧颖就是电影里那对在船上邂逅的恋人，在海轮上度过了十天十夜的美好时光。他的心醉了，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轻轻地搭在她的肩膀上。

“你一个人住在新城，习惯吗？”冷关切地问。

“还可以，我父亲以前的这个伙计对我蛮客气的，他母亲对我也很好。按照我们的习惯，我该叫他母亲奶奶或阿婆，但入乡随俗，我也就跟着潮州人叫她老阿姆。这老阿姆信佛，初一十五吃斋，人很善良。这次听说我要回家，中秋节那天晚上，她还领着我到乡下去看‘落阿姑’，为我乩卜祈问，看我最近可否出远门。结果阿姑表示可以，老阿姆才放心让我走。”

“这‘落阿姑’有‘饭篮姑’、‘畚箕姑’、‘脚桶姑’、‘箸筒姑’等，不知你乩卜的是哪种姑？他们讲的全是潮州话，你能听懂吗？”

“那天我们去看的是‘饭篮姑’，这我能辨别得出来。至于潮州话嘛，基本能听懂，但讲得不流利。你们潮州话实在难学，比如说明明是‘有’，却偏读成‘无’，发音完全相反。”

“潮州话确实难学，比学外语还难。还有许多倒装句，如母鸡叫鸡母，客人叫人客，反着来的，同普通话语序不一样。所以有的人戏称潮州话为‘学老话’，意思是学到老也学不懂的话。你才来一年多就能听会讲，真不简单。”

“不简单什么，差远了！如果说我学讲潮州话有点收获的话，还得归功于老阿姆。老人家不会讲普通话，我又整天同她在一起，这就逼着我学讲潮州话，不学就无法同她沟通。”

“‘落阿姑’时那些人是怎么唱的，你能学唱几句给我听吗？”

“这我就唱不出来了，但大概意思能看懂，好像是夸耀饭篮姑，请她快显灵吧？”

“你说的意思没有错，不过那些人是用顺口溜的形式唱出来的。我学唱一下，你看像不像：‘饭篮姑，饭篮神，饭篮老老好抽藤；抽藤缚饭篮，饭篮老老正有神！’”

“对，当时我们就坐在两个扶着香的人前面。香是点燃的，上面扎着红绸子，他俩一副似睡非睡的样子，像进入了神仙境界。”

“因为香没动，所以你们又接着唱：‘阿姑要来哩就来，勿等月娘来斜西，小孩哩要睡，大人难等待！’”冷唱的时候全用潮州话，既押韵又好听。

慧颖听后，拍手叫绝：“像极了，你也可以去当落姑神了！”

“这碗饭吃不得，那全是骗人的把戏，根本不会有神灵降临的。”